

网络流行语生成传播机制探究

——以“XX 体”为例

朱晓彧,冯 美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中国网民数量的骤增,网络流行语因其简洁实用而备受关注。作为网络交际、话语传播的一个语言镜像,“XX 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大量出现并日趋成熟,表征着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模式和传播机制等颇具特色。从网络社区空间、热播影视片段、社会新闻事件等渠道中产生,经过网友的复制解构产生新的能指,继而在网络舆论空间中自由广泛传播,最终为大众传媒和社会现实集体接受,这是其生成机制的特征。在“XX 体”生产过程中,无论最初是生产者还是众多接受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无论是出于娱乐、交际心理,还是政治的多元诉求,其传播过程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话语的公开化、大众化和多元化,这是其传播机制的特征。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XX 体”;生成路径;编码方式;传播动因;传播效应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112—07

收稿日期:2014-02-15

作者简介:朱晓彧(1969—),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冯美(1988—),女,河南漯河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中国网民数量的骤增,由网络生成的虚拟世界逐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呈互相交织相互影响的状态。作为网络虚拟空间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和交际方式,网络流行语因其传播范围广、演变速度快、辐射面积大,近年来不断涌现并发生流变。由于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特定的互动关系,网络流行语也逐渐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普遍关注。目前,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在学科领域中以语言学为主,多从语言模因论、语音语义变异、语言规范等角度来探究网络流行语的规范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从个案角度进行具体分析,但都缺乏多学科的综合考量。至于研究中涉及的对象,像“被自杀”、“俯卧撑”、“打酱油”、“宅男宅女”、“不差钱”、“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杯具”、“不要迷恋哥”、“沙发”、“做人要厚道”、“神马都

是浮云”等,非常之多。在这众多火爆的网络流行语队伍中,“XX 体”作为网络交际话语的一个典型案例,自 2006 年萌生“梨花体”、“知音体”、“琼瑶体”、“剪刀体”后一直燥热不止。2009 年—2012 年相继引爆众多类似语体(见表 1)。

表 1 2009—2012 年网络流行语(“XX 体”)

2009	2010	2011	2012
脑残体	3Q 体	淘宝体	元芳体
LOLI 体	凡客体	Hold 住体	甄嬛体
蜜糖体	见与不见体	蓝精灵体	切糕体
纺纱体	羊羔体	咆哮体	流氓体
红楼体	乡愁体	丹丹体	玛雅体
走进科学体	织毛衣体	高铁体	杨坤体
排比体	李刚体	陆川体	那些年体
银镯体	菜刀体	校长撑腰体	十动然拒体
校内体	亚克西体	TVB 体	生活体
饭团体	日合体	秋裤体	德纲体

目前,这些流行语,有的依据不同的影响程度在

网络流行,有的甚至被作为正式的官方文书使用,也有些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总的说来,近年来,“XX体”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社会现实交际中颇有市场,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未达到同样的热度。综观网络流行语的众多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将视角对准网络流行语“XX体”。这些论文也多集中在语言学研究层面:一是从语言模因角度展开研究。如《模因论视域下的“XX体”现象》^①《模因角度下的“XX体”现象研究》^②等,它们以理查德·道金斯的“模因论”为理论支撑,通过模因的四个复制过程(同化、记忆、表达、传输)来具体分析“XX体”成为强势模因的原因及其为何会在社会人际交流中被迅速复制和传播。二是从语言修辞角度展开分析。如《从修辞角度看网络语言中的“XX体”现象》^③一文,从拟句和仿调两个角度来对“XX体”进行修辞分类和格式分析,并发现有些“XX体”语义泛化,具有派生能力,顺利成为网络常用词缀,相反,有些“XX体”表达取向消极,语义颓废,所以,随着时间推移自动消失。三是从语言变体角度展开研究。如《元话语和网络语言中“XX体”的篇章构式研究》^④则着眼于“XX体”元话语的研究,通过词语元话语、标点元话语、语序元话语三方面来分析“XX体”具体的构式语法和篇章语义。它们虽在语言学科上对网络流行语“XX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缺乏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几乎没有对“XX体”的生产、复制、仿拟、变异、传播全过程的系统研究,同时,也疏忽了对近年来出现的众多“XX体”整体性归纳及深层次分类的工作。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XX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对其生产路径、编码方式、传播动因和传播效应等进行深入探究,并尝试从社会学、传播学、语用学理论背景着眼,揭示“XX体”这一语言现象复制传播变化的规律。

一、“XX体”的生成路径探寻

互联网作为社会成员传递信息、娱乐交际的公共话语平台,人们可以自由公开表达个人情绪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而网络流行语“XX体”就活跃在这样一个没有严格意义“把关人”的网络虚拟空间中,在此无限扩大、频繁衍生。网民通过创造、转发、评论、模仿、再造来表达对该词汇(包括该词汇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的关注,较高的民众参与度加速了“XX体”的流行,直至最终不仅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还能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普遍关注与运用,形成引人瞩目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

若要系统探究“XX体”整个迅猛传播的过程,

还需追溯到“XX体”在生产初期的来源情境与碰发动机。

(一)网络社区

当今时代是“电子化”、“智能化”的信息时代,网络社区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延伸。信息共享、电子交易、沟通交际等多方面在网络社区中广泛推进。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社区是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和互动交际工具,网民们在此记录个人情感,诉说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发起活动并参与问题讨论,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除此之外,各种网络移动自主传播介质:3G手机、iPad、微信、米聊、博客、微博、播客等新技术的注入,也使网民有了更多的倾诉渠道和共享平台。网络流行语“XX体”最初的来源碰发点就来自这些“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网络社区。

1.对网络公告信息的“戏仿”。作为后现代的重要修辞方式之一的戏仿(Parody,亦称滑稽模仿),有着释放被压抑的内在能量的重要作用。其在上世纪后半叶文学与文化理论中的广泛运用,充分表明大众文化对整一的、单向度的意义的拒斥以及对自主与自由表达的精神诉求。戏仿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丰富并扩大了后者的意义视域,表征着带有解放力量的新的意义生成的可能性。苏联语言学家巴赫金曾十分精到地指出小说家拉伯雷戏仿文本的核心特征:“他对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的话语形式——哲学、伦理、学术、修辞、诗学,特别是感伤形式的戏仿态度……十分强烈,竟至于对用语言概念化事物这个行为本身进行戏仿。”^⑤戏仿文本的诸种特征充分体现在“XX体”的生成过程中。网络官方信息的发出实为意义传播,当公告中的信息描述性成分多,事实确切信息少,官方解释又过于隐晦、模糊、不确定时,网友在接受过程中便开始以戏耍、娱乐为目的,追寻文字语言游戏转换、变形的快乐,使原本的意义被忽视、被消解。例如,“3Q体”的由头则是腾讯公司发布的一则“道歉信”。其模板为:我们刚刚做出了一个非常艰

① 肖丽娜:《模因论视域下的“XX体”现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② 刘颖:《模因角度下的“XX体”现象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③ 张美玲:《从修辞角度看网络语言中的“XX体”现象》,《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④ 雷冬平、李要珍:《元话语和网络语言中“XX体”的篇章构式研究》,《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⑤ [英]玛格丽特·A.罗斯著,王海萌译:《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难的决定——我们深知这样会给您造成一定的不便,我们诚恳地向您致歉,盼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凡客体”来源于凡客网站代言人韩寒与王珞丹的广告词。其模板为:“爱——爱——爱——爱——也爱——我是——。”在网络语言游戏中,被众多网友改编为:“爱忽悠,爱唠嗑,爱5毛一瓣的铁岭大蒜,爱20一杯的卡布奇诺,也爱15一顶的藏青鸭舌帽,你是凡客,我不是。我是赵本山。”这其中充满了网民对主流文化的讽刺。官方信息网站的发布→网友自我浏览并恶搞效仿→网络平台“XX体”的火爆。

2.名人微博的集群效应。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人人皆为媒体。娱乐化的名人受追捧程度高,而名人微博也借助粉丝量大、辐射面广、转发量多的优势,显示出强大的群际传播能力,更易形成具有舆论导向的公共话语空间。“XX体”以此为媒介,极易引发广泛的影响。例如,“德纲体”源自郭德纲2012年2月2日在微博中发布的一条言辞不满的信息,其模板为:“你编出花来,我也不——。你骂出血来,我也不——。你喊出人黄来,我也不——。你学出龙叫唤来,我也不——……”由此引发了造句热潮。另外,还有很多,譬如,“陆川体”、“生活体”、“校长撑腰体”和“丹丹体”等,最初碰发的源头均来自微博。名人微博信息发布→网友围观转发并改编→网络空间“XX体”的繁荣。

3.网络活动论坛互动的积极促进。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集群效应,由众多个体依赖信息技术的互动,生成特定的公共话语空间。对这一过程的基本状况,传媒符号学家乔纳森·比格内尔有分析:“使用互动技术时,主体成了与他或她的身体以及文化现实分离的符号,由代表他或她的数字符号符号所表现。用于交流的文字处理程序和电脑终端也使信息虚拟化,脱离了纸媒的具体性以及与当地语境的联系。信息被数字化,而且能够在全世界的电子网络中传送,被任何能接收到的人以各种方式重组和使用,因此独立主体和文本的意义在这些新媒体中被其制造者的表意行为以及与技术设备相随的信息访问模式所控制。但另一方面,它们的意义又以各种方式摆脱控制而被传播和发布,被不同文化和地方语境中的接受者解码。”^①而不同地域不同语境的接受者对特定文本的解码方式的差异,使得文本意义无限扩大并具有广泛的生成可能性。网络中开放的社交关系,广阔的互动平台,不仅拓展了用户之间交流的空间,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每个人寻求奇特的心理需求和参与热情。例如,最初的“知音体”就

来自天涯社区的一项活动,有人发帖建议大家沿袭杂志《知音》中“优雅温情”的标题风格来为大家熟悉的童话、寓言、故事等命名。组织者首先效仿把《白雪公主》仿拟为“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随后数百名跟帖者踊跃将《卖火柴的小女孩》《嫦娥奔月》《西游记》等名著标题仿造“知音体”的文风进行恶搞。除了天涯论坛之外,淘宝网的“淘宝体”“亲”就来自网购中的昵爱称呼;人人网的“校内体”,将常见日志标题模板:“遇到——的人,就嫁了吧”、“那些——之后才懂得的事”进行改编。交际网站中你呼我应→网友点面相传仿拟传播→网络语境下“XX体”的多样生成。

(二)影视话语

影视媒体依托声音和画面作用于受众的多种器官,需要受众不同程度的联想与思考,显然传递的信息内容比作用于单一器官的媒介更为丰富,其中的台词、对话、独白更易被人们熟知并广泛传播。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主观能动性在整个观看、理解媒介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XX体”就是从这类影视声音中衍生,它们或深刻、或诙谐,已经渗透到当今网络语境和社会话语之中,成为追求时尚与另类的标签,同时,也增添了影视本身的趣味与魅力。影视流行语的输出传播→网友好奇发现趣味解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致“XX体”。

1.来自时下热播电视剧。热播电视剧以其在特定时段的广泛影响,极易生成新的表达方式。其中发人深省的台词对白、引人瞩目的格式调律、反复出现的特定句式等,经电视剧的播出、网友的改编传播,演变为流行的“XX体”。例如,《甄嬛传》中含蓄复古的“甄嬛体”、《神探狄仁杰》中寻求调侃的“元芳体”、《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搞笑有趣的“饭团体”。

2.来自收视率较高的电视节目。在播出频率和受众关注度较高的电视节目中,个别固定常用的语句格式一经网友发现便搬到网络、恶搞成风。例如,“走进科学体”、“天气预报体”、“新闻联播体”等。在2012年收视率极高的“中国好声音”中,四位导师的话语点评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其中“杨坤体”就在导师杨坤对选手屡次点评中产生。“我是杨老师!你知道一个歌手的生命是什么吗?我接下来在全国有32场个人巡回演唱会,我邀请你当嘉宾,我一定把你打造成一名全方位的歌手!”节目中这一句耳熟能详、重复数遍的声音被网友果断拿来,进行整理。

^① [美]比格内尔著,白冰、黄立译:《传媒符号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0页。

3.来自经典的电影片段。如《非诚勿扰2》中的“见与不见体”、《蓝精灵》中的“蓝精灵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的“那些年体”。影视中本身的台词或许只是平淡的形式、平静的意象、直白的话语,但却被网友转化成生动形象、趣味盎然、喜闻乐见的喜剧“XX体”。

(三)作为新闻的社会事件

在信息化的今天,新闻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传统媒体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度报道、价值引导外,信息流的扩大更多依托的是网民在网络空间的点面传播。传播媒介的变化使乔纳森·比格内尔所指出的在传统新闻建构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开始广受瞩目,“新闻既不是被发现的,也不是被搜集的,似乎它就已经存在于此。它是新闻工作者用职业视角进行思考、写作和创作的产品,而这些职业视角都是新闻工作者所了解的行为符码”。^①要真正理解这些符码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我们还需要通过对什么能成为新闻以及建构新闻话语的符码进行更细致的检查来充实有关什么是新闻以及新闻是如何被制作的总体思路。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新闻结构是如何在特定的新闻报道中对新闻的意义进行编码的,并思考报纸的读者如何才能理解新闻”。^②比格内尔的说法足以说明新媒体时代网络话语与主流媒体话语之间的关系。主流媒体新闻语言的隐喻性、新闻当事人语言的质疑性、新闻话语表述的伪饰性,都强烈地刺激了网民冲动的个性,他们不仅停留在浏览关注层面,更借助网络自由公共空间讽刺调侃社会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揭示该事件背后隐藏的重要信息,起到瓦解主流媒体意义的作用。这既符合网络空间的特性,同时也满足了网民交流的需要。“XX体”就是这类新闻事件流行语中的一支,“7·23”温甬铁路特大交通事故中的“高铁体”(“——是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河北大学飙车撞人案“李刚体”(我爸是李刚);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一男生用212天时间写的16万字情书虽感动女同学但仍遭拒绝,由此引发的“十动然拒体”(“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这类“XX体”虽碰发点小,不过只是当时新闻传播的一瞥,但经过开放包容多元的网络传播,愈演愈烈。从新闻事件“XX体”后期的加速传播,也可看出它集合了网民对其事件的认知与态度。归根结底,这也是众多网民共同情绪疏散的一种呈现方式。“XX体”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影响着大众对于新闻事件的评判态度和事实真相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作为新闻信息传输的网络舆论环境。总之,传统媒

体新闻事件隐喻报道→网友借用讽刺调侃现实无力→“XX体”映射反思考验新闻事实的真相。

除了上述所指出的三种碰发点与传播路径以外,还有一些是网友自行创造的,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新的语、句、篇来,融合到网络话语和现实语境中,构成一种颇为独特、新颖、形象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达到讽刺、嘲弄或幽默的目的。

综观“XX体”整个生成传播过程,可以发现,这其中均离不开两大因素:一是标榜个性、鼓励创造、崇尚自由的网络语境;另一则是率性发挥的网络使用者。他们娱乐性的发现、游戏性的效仿、诉求性的改编和公共性的收编,完成了“XX体”的生成路径。

二、“XX体”的编码方式分析

鲍德里亚曾指出:“符号一物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交换得来的:它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在此存在的是消费的物。而它常常是属于并来自一种在某种符码化中被‘符号化了的’、具体的、被消解的社会关系之中。”^③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生成和价值定位是与符号所处的语境密不可分的。“XX体”的趣味性、个性化和影响力借助强大的网民舆论力量而广泛流行,在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大众意识是关键,即“XX体”主要的编码者便是接受者网民自身。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义不是由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接受者以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为基础,完成着对符号意义的生产。不同接受者所处的语境的差异性,使得符号意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成态势。从大众接受方面来看,“XX体”的构建呈现为:原符号“XX体”的生产输出→网友复制解构“XX体”产生新的所指→网络舆论空间自由多元传播→大众传媒和社会现实最后集体接受。

大众对“XX体”的编码方式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直接借用固定短语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提出“模因论”的观点。模因是一个文字信息单位,具体表征为: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

① [美]比格内尔著,白冰、黄立译:《传媒符号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② [美]比格内尔著,白冰、黄立译:《传媒符号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③ [法]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在网络空间中,各种语言符号在自我复制的竞争中,一些语言模因由于容易得到人们的注意、认同、记忆和感染,作为“强势模因”幸运地获得胜利、留了下来。诸如:“淘宝体”中的“亲”;“元芳体”中的“元芳,你怎么看?”;咆哮体中的“有木有!!! 有木有!!!”;“李刚体”中的“我爸是李刚”,等等。这种通过复制而传播的固定短语便是多产的强势(成功)模因,通过这种模因方式形成的“XX 体”,它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固定短语在交际中反复传播复制,经历发现(引起网友的注意与接受)、记忆(在网友大脑中长时间停留),表达(网友以模因为突出手段传输),遵循“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逐渐被大家熟知并广泛使用。

(二)套用句式仿词填句

语言的意义并不具有天然的固定特征,符号与其所指称的物之间也不存在固定的联系。“单个符号不表示任何东西,每一个符号表达的意义少于该符号在它本身和其他符号之间指出的一种意义的差别。由于人们在其他符号方面也能这样说,所以语言是由非词语的差异构成的,更确切地说,语言中的词语只是由词语之间的差异产生的”。^① 以此为基础,网络流行语对源语言的戏仿,亦符合索绪尔指出的横组合的语句生成模式。这种模式的广泛使用,使得原文本的意义拥有了广泛生成的可能。“语言的模因在复制、传递的过程中,往往与不同的语境相结合,出现新的集合,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② 这种模因集合体具备与原型相同的句式框架,但须在内容和词汇上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很大一部分的“XX 体”是建立在对原型框架的提取、效仿、改编与类推中,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模板。例如:“丹丹体”的模板为:“——,我就是个——,没多少钱,我请你——,别再——了,真的,求你了!”网民们套用这种句式开始仿词填句,只需在原句上替换几个新的词语就配置成了新的“XX 体”集合体。这种异中有同的框填形式,保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框架,又配置了新鲜好玩的内容,同时,又不费多少力气地表达了自身复杂的情愫与想法,所以,人们才津津乐道地接受,并屡试不爽地参与到这种“填词游戏”中去。

(三)沿袭格调保持风格

此类“XX”体在传播的过程中虽没有易识别的模因符号,但是人们在接触时便能一眼认出,其原因在于它们在编码的过程中都具有一贯的风格内涵。例如,“知音体”保持着煽情的语言、哀怨的情绪和华丽的辞藻。如:《睡美人》版本——“拿什么来唤醒你

啊,我的爱人”;《豌豆公主》版本——“花季少女体无完肤伤痕累累,谁才是伤害她的真正凶手”。除此之外,还有直白无味的“梨花体”、嗲到腻歪的“蜜糖体”、表示高富帅的“切糕体”、居高训斥的“纺纱体”、白话抒情的“羊羔体”,等等。

(四)赋予语体新的所指

符号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提出:“能指+所指=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系统的第一个层次,而将这个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个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所指。”^③ 因此,“能指本身是暂时的,所指本身具有无限变化的能指”。^④ 也就是说,最早碰发的原符号,在不断交际复制传播的活动中,被人们又赋予了新的所指意义。例如,“切糕体”最初源于岳阳公安处理的一起殴打案件,警方表示案件中损害的新疆核桃糖果竟高达 16 万元,在新闻事实方面,原本的所指意义是切糕昂贵。后来,网友纷纷撰写“切糕体”,一方面借此讽刺新疆人哄抬价格,欺瞒消费者;另一方面,将天价切糕引入到第二层表意系统,产生多种所指意义。网民们有的拿“切糕”来吐槽高富帅的有钱人,以此表达社会成员内的不平等,“切糕”在这里成为车房的标志:“一块切糕一平方,一个切糕换套房”;“宁愿坐在切糕车上哭,也不愿坐在宝马车里笑”;有些网民还将“切糕”转换为生命、爱情的代名词:“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切糕”;“切糕恒久远,一斤永流传。爱她就送她二斤切糕吧”。

三、“XX 体”的传播动因阐释

在“XX 体”的生成来源与编码传播过程中,网民集创造者与接受者于一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主要作用。他们敏锐地从网络信息、影视声音、新闻文本攫取丰富的语料,充分发挥想象空间和主观能动性,构建具有套路的词汇游戏和自由多元的意义解读和阐释方式。网民作为“XX 体”生产传播的主力军,他们追求时尚、自主、个性,在畅所欲言的网络虚拟空间中,用标新立异的语言词汇打破了传统词汇语法的束缚。网民如此高效率、强热情地参与进“XX 体”传播链条,其心理动因和精神需求可阐释

① [法]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46 页。

② 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 顺应论 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55 页。

③ 余志鸿:《符号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3 页。

④ [法]罗兰·巴尔特著,怀宇译:《文艺批评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 页。

为以下内容。

(一)释放被日常生活世界压抑的能量

在论及狂欢广场及其在中世纪生活中的角色时,巴赫金指出:“可以说(当然有某种保留)中世纪的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官方生活,单调严肃阴沉、屈服于严格的等级制、充满恐惧、教条主义、尊敬、虔诚;另一种是狂欢广场的生活,自由不受约束、充满含混的笑声、渎神、将每种神圣事物低俗化、满是贬损与下流、与每个人每件事放肆地接触。这两种生活都具有合法性,但通过严格的时间界线被分开。”^①这两种生活状态的基本模式,可以用来解释网络虚拟空间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自由性、匿名性、虚拟性与包容性,使网民在压抑规制的现实世界之外建立一个公共舆论空间,尽情地畅所欲言、释放不满、反叛理性、颠覆权威。网络空间犹如巴赫金所说的一“狂欢广场”,与之对应,形成了一种与常规语言不同的“狂欢广场语言”。在尼尔·波兹曼声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中,严肃公共的新闻语言、影视语言、网络公告被浮躁的人们当作发泄不满、排遣不悦、寻求快乐的对象,产生了一大批类似“幼稚婴儿语言”的狂欢广场语言“XX体”。例如,“亚克西体”,春晚上一句歌颂幸福、弘扬大好社会的歌词“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被网友拿来戏谑物价飙涨、房奴车奴、野蛮拆迁……统统都很亚克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游离在虚拟空间中的网民得以自由宣泄在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压力和烦闷。而经网友重新解构后的“XX体”已很少再能登上大雅之堂,但却作为特殊的符号在网络平台上被人津津乐道。“广场语言摆脱了规则与等级的束缚以及一般语言的种种清规戒律,而变成一种仿佛是特殊的语言,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黑话。这样的言语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拘形迹地进行交往的群体,一个在言语世界里坦诚、直率、无拘无束的群体”。^②

(二)希图简便快捷的交往方式

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简约便捷的网络交流,时效性与通俗性成为网民愈加喜爱沟通方式,加之“新型媒体”微博140字的体例要求,“XX体”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便采取“省力原则(经济原则)”来完成自身的交际诉求,即用最小的力气,最简洁的语言符号来表现最丰富、最有趣的思想内容,同时,信息也更易被大众所快速理解和接受。网络民众一方面希望复制原符号求同、求短,只省力地用标志词语“亲”、“有木有”、“什么亚克西”等来表达概念,节省了键盘敲打的体力和精心思考的脑力。另一方

面,希望人们一眼便能理解,就用习惯相同的对应词来表达。例如,校长撑腰体只简单的对应替换个别名词即可:“你是——,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替你赔偿!”这样约定俗称的交流方式使接受者理解起来也更为省力。

(三)表达特定群体潜在的政治诉求

伊格尔顿在反思理论被遗忘的政治维度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不能再依赖集体性的观念,它属于我们眼前分崩离析的世界。现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既是后集体主义者的,也是后个人主义者的;如果这种感觉像真空,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想象新的归属形式,它在我们这种世界里肯定是多重的,而不是大一统的。”^③伊格尔顿的说法的确触及到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普遍精神处境,整一的、大一统的理论愿景的付诸阙如,使得多元化的诉求开始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这其中自然隐含着内在的政治维度。而网络的发达,是这一诉求能够得到传播的先决条件。时代的要求、技术的进步,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可以尽情表达自我意见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刺激表达者自主意识的觉醒。在“畅所欲言”的网络语境中,作为某个人代表性观点的原版“XX体”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集体表达”,并迅速蔓延,进一步的获取更多人的认同。“XX体”通过微博评论转发、QQ签名使用,贴吧论坛的跟帖回复、社交网站的分享转载等辐射方式接触每一个网民,好奇心与归属感加速了网民对这类语言符号的获取和应用,并加以继续传播。在社会集体表达的过程中,每一类“XX体”都蕴含了网民群体的情绪表达、价值判断与理性思考。吐槽讽刺高富帅的“切糕体”、拒绝冷漠呼吁道德的“校长撑腰体”、揭穿世界末日不靠谱谎言的“玛雅体”、期待破灭重拾自信的“陆川体”,等等,这些“XX体”都在一定程度直指社会现实问题,以网络语言戏谑的方式表达着每个民众的政治诉求。

四、“XX体”的传播效应及结语

标新立异的网络新语体“XX体”几年间已经不间断地产生近百种,在网络上风生水起。这源于网

①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②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③ [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页。

络自由开放多元的语言环境、求速求广求易求奇的语言习惯以及网友独特丰富地生产创造、猎奇热情地参与传播。在网络中,不论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不管创造者本人,还是接受浏览者,在推广“XX体”的同时,都再次更深入地关注了解原版“XX体”的前因后果,促进新闻事件的良性发展,促进影视语言的大众化,促进新媒体中受众的主动性,以及促进意义转化语言的灵活多变性。除了网络中,“XX体”也日渐辐射到现实生活中,机关部门与公司企业纷纷运用“XX体”发布通知、公告、启事,吸引大众的心理和眼球,从而收到预期效果,达到既定目的,实现通知、劝说、促销的功能。例如,南京理工大学采用“淘宝体”撰写大学录取通知书:“亲,祝贺你哦!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哦。亲,记得9月2日报到哦!录取通知书明天‘发货’哦。”还有,运用“甄嬛体”进行人才招聘:“江苏广电本事极好的,倘若能任职靓妆频道,我便不负恩泽了。”由此可见,“XX体”在现实社会的交际活动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为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网络中,网民生产使用新语体“XX体”,尽管获得了狂欢的空间、短暂的放松、虚拟的快感,但盲目的跟风和低级的戏谑仍然无法解除民众内心深处思想的解放,既无法满足民众心灵深处的幸福感,也不便于“XX体”元语言意义的渗透于输出。例如,自从“李刚体”红遍网络后,随后还产生了“李果体”。官二代李果被举报调进驻京联络处工作,不上班拿

空饷两年。随后辩解的说辞是“早就想把工资退还给联络处,只因受限于人在国外,一直无法退还工资”被演绎成”李果体“的模板,“早就想——,只因——,一直无法——。”这一类“XX体”在后期传播中,网民们逐渐忽略掉本身社会事件的预设意义,而只是贪新奇好玩、跟风赶潮流,使“李刚体”、“李果体”逐渐嬗变为一个空洞的文字符号,一种语文杂耍和玩味,原本意义最终被消解殆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XX体”才会很快没落遗失,留给网民的是一时激情之后的迷惘。除此之外,网络世界的语言游戏运用到实际现实世界中时,也会产生诸多问题,不利于现代汉语的纯洁性,影响语言文字的规范良性发展。因此,“XX体”落实到生活中具体语言文字表达时,还需兼顾说话场合、交际语境、表达对象及目的,需要认真斟酌使用。

综上所述,网络流行语“XX体”的走红,源于新媒体网络的蓬勃发展,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除此之外,影视、广告、新闻中新鲜语料的注入,为人们的传播欲望也提供了充分的母版,大众的情感诉求、交际诉求和政治诉求,借助网络这一平台获得满足。社会生活的多元与丰富刺激着民众强烈的表达欲求以及积极的语言创造,由此产生出的网络新语体也将再次促进大众媒体的繁荣和生活空间的多元化。

(责任编辑 姬建敏)

Exploration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Buzzword:

A Case Study of XX Style

ZHU Xiao-yu, FENG Mei

(College of News Dissemin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prevalent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netizens is increasing sharply, network buzzwords have drawn much attention as a result of its conciseness and practicability. Over recent years, *XX Style* has not only emerged on a large scale, but also gradually matured in virtual space as a language mirror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Most of the time, *XX Style* grows out of the channels such as network community, popular video, and social news, and then signifies a new thing due to the duplic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netizens. On this basis, it will be widely spread in cyber space of public opinion until it is accepted by mass media and social collective. In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XX Style*, no matter whether the entertainment, interaction or political demands are presented by the common people or social elites, or by the original producers of *XX Style* or netizens acceptors, they have reflected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 cultural appe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current network discourses to a certain degree. Apart from this, they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parency, popularity and diversity of network discourses.

Key words: Network Buzzword; *XX Style*; generation path; encoding mode; communication cause; communication effect